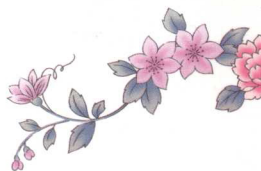
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2013

星河 王逢振 主编

2013中国年度科幻小说



陈楸帆《犹在镜中》

星河《聚铁铸错》

刘洋《迷雾》

王晋康《天一星》

绫绫《再见黄鹤楼》


杨贵福《我的外骨骼，诺基》



漓江出版社

2013中国年度科幻小说

星河 王逢振 主编

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3 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/ 星河, 王逢振选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407-6892-8

I. ①2… II. ①星 ②王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7945 号

2013 中国年度科幻小说

选编者 星河 王逢振
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晶
封面设计 石绍康
责任监印 周萍

出版人 郑纳新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传真 0773-2583000 010-85890870
电子信箱 ljchs@163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印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 715 × 960 1/16
印张 17.5
字数 310 千字
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407-6892-8
定 价 29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序 言

星 河 王逢振

想要讨论 2013 年的中国科幻文学，不妨先从 2013 年的国外科幻文学艺术说起——

首先要说到的是国外的科幻电影，而谈到外国科幻电影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性的默认——唯好莱坞科幻大片马首是瞻。2013 年有两部相当著名的科幻大片得以问世，它们分别是《环太平洋》和《遗落战境》。这两部科幻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点：技术精湛，场面巨大，但故事讲述得实在一般。所以无论票房如何，这都是两部十分不成功的科幻影片。

就科幻角度而言，它们之所以不成功，究其根本，还是因为没有讲好故事。作为一种以情节而著称的类型文学，科幻小说首先应该讲好一个精巧完美同时又多少带些悬念的故事，以这一标准来评价，20 世纪中叶科幻文学“黄金时代”的作家们做得就非常到位，所以他们的科幻作品至今仍被读者所津津乐道。随着近年来科幻电影的风靡，电影人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，尤其是电脑技术的发展更令电影人自觉无所不能——无论多么恢宏的巨大场面，还是多么奇特的生物形象，都能够信手拈来，制作得无比逼真和生动。因而在这样一个技术垄断一切的时代，本该作为科幻内核的精巧故事却被他们遗忘了。

但是，场面的精彩毕竟代替不了富于情节的叙事；再好看的镜头，如果没有一个精彩的故事来做支撑，同样也无法真正抓住观众。所以说讲好故事才是科幻作家的第一要任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中国的科幻作家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一个个把故事讲述得十分精彩。就以收入本选集的作品为例：《天一星》讲述了人类探险队“宇宙寻宝”的历程；《寻星人》则讲述了陨石探险队“沙漠觅陨”的艰辛；《再见黄鹤楼》与《启蒙时代的神话》都讲述了主人公回到过去的故事；《外星上的希尔比》讲述了一个外星文明的故事；而《聚铁铸错》则



讲述了一个校园生活的故事。

随着年轻一代中国科幻作家的不断成熟，虽然他们的叙述风格多种多样——有人结构严谨，有人逻辑清晰，有人语言空灵，有人擅长抒情，还有人格外重视幻想故事的科技基础，但在尽量展现和铺陈情节这一点上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共识。

另外一个与国外科幻文化相关的事件是，一些经典科幻作品得以重译和再版，比如说科幻文学“赛伯朋克”（Cyberpunk）流派的开山之作、由加拿大科幻作家威廉·吉布森所创作的《神经漫游者》曾于1999年被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，而今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对这部科幻经典进行了重译出版，显示出网络时代出版界对“赛伯朋克”文化的一种青睐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5本的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·K·迪克的科幻作品，这其中就包括被追溯为“赛伯朋克”源头的《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》。事实上，“赛伯朋克”流派科幻小说所描述的“网络空间”与“虚拟现实”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了。在如今这样一个充斥着无线网络、智能手机、网络购物和网络培训的时代，网络对人类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；网络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用于快捷联系和检索资料的简单工具了，它正在以越来越智能化、定制化和全方位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

在这一点上，中国的科幻作家同样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。他们或直接描述一个未来的网络社会，或间接描摹一个被网络深刻改变后的后现代社会，总之都对那个并不遥远的“近未来”充满了严肃的思考。仍以收入本选集的作品为例：《迷雾》阐述了未来交通方式引发的问题，《盲目》则写出了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感官；《我的外骨骼，诺基》构造了机器人智慧，《三只小熊》展现了动物智慧；《老年时代》揭示了年轻与衰老，《生死域》描述了生存与死亡，《寂寞者自娱手册》则描绘了人类的种种未来；《犹在镜中》与网络游戏相关，而《梦醒黄昏》写的干脆就是“虚拟生存”。

当然除了上述入选作品之外，2013年度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幻小说问世，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它们未能入选。首先长篇科幻作品自然无法被收入本选集；而由于篇幅所限，即使是中短篇科幻作品，我们往往也是挂一漏万，忍痛割爱。另外2013年年选的选稿范围仍循惯例，自2012年11月至2013年10月。基于如上原因，我们只能借此部分科幻佳作，向各位读者展示出一个2013年中国科幻文学的大致面貌，还望作者与读者海涵。

2013年11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序 言 | 星 河 王逢振 (I) |
| 老年时代 | 韩 松 (1) |
| 犹在镜中 | 陈楸帆 (14) |
| 聚铁铸错 | 星 河 (31) |
| 迷 雾 | 刘 洋 (49) |
| 梦醒黄昏 | 江 波 (71) |
| 天一星 | 王晋康 (91) |
| 生死域 | 郝景芳 (98) |
| 寂寞者自娱手册 | 飞 氘 (125) |
| 我的外骨骼,诺基 | 杨贵福 (141) |
| 三只小熊 | 赤色风铃 (154) |
| 再见黄鹤楼 | 绫 绫 (166) |
| 寻星人 | 赵 华 (204) |
| 外星上的希尔比 | 刘 伟 (226) |
| 盲 目 | 洪子叶 (237) |
| 启蒙时代的神话 | 北 星 (245) |



老年问题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化问题，“老龄化时代”正朝我们扑面而来。而文明的前行，又为我们造成了与以往时代截然不同的困惑，青年人与老年人的冲突正在急剧加深，难以调和。那么建立一个纯粹老人的社会，就显得是那么的合情合理了。

真是这样吗？初读《老年时代》，你会发现作者所描述的，的确是这样一个理想的老人天堂。他们在这里生活舒适，精神满足，似乎没有任何不愉快之处。然而，随着前来探望父母的主人公的深入发掘，一幅幅让人难以接受的画面次第显现，带领读者一步步接近这里的真相。

与作者的其他作品如出一辙，他从来都不是在挑剔天堂中的瑕疵，而是在平静地叙述一个来自地狱的噩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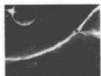
老年时代

韩松

1、托梦

小木梦到了父母。自他们15年前去了养老院后，小木就没有梦到过他们了。一天天也不想，电话也不打了。小木没有家，独身一人。他或许还记得父母，但差不多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。昨夜他梦到父母血淋淋地站在面前。小木从床上爬起，走到窗边。窗帘积满灰尘。他想了好一阵，才把它打开。城市展现在眼前。街上一人亦无。摩天大楼遮天蔽日。这是东部沿海大城市。调节天气的纳米云，水母般飘浮在天上，围绕它们飞翔着各式彩图，利用气流，或云粒子，用激光，或直接把颜料喷洒到空中，绘制成美不胜收的画幅。城市唯一的人工智能看护专家是一位艺术爱好者。它画给自个儿欣赏。人工智能看护专家负责城市的生产和消费，并照料居民的吃喝拉撒睡。小木每天无所事事。看护专家便安排一些消遣给他，比如让他没日没夜地玩电子游戏。他始终待在室内，足不出户。然而，独居15年后，他忽然梦到了父母。这让他不舒服。父母的样子很可怜。他觉得，他们在思念他，在召唤他，在向他托梦。他们可能遇到了麻烦，说不定死了。他怔怔想了半天，最后决定去探望父母。

小木向看护专家提出申请。很快批准了。看护专家还配备了一架自助航行



器送他去。小木从未旅行过，也不知父母在哪里。但看护专家都安排好了。航行者升空，向西飞去。小木朝窗外看，才意识到这个国家很大很大。他看了一会儿舱内影视娱乐，又想了想父母。他应该是与父母一起生活过的最后一代人。在他小时候，父母就以老人的名义，被移民走了。城市中只剩下年轻人。小木还有个弟弟，但他也已很久未与他联系了。

飞了约两小时，下方出现了一望无际的、小木从未见过的大沙漠。渐渐地，沙漠中涌现了一座座海市蜃楼般的城市。它们比沿海的城市还要大，密密麻麻簇挤在一起。城市形若金字塔，却比金字塔更宏伟。小木一时觉得不像是在地球。

2、移民新城

航行者降落在一座金字塔边。一名少有表情、身穿深色西服套装的少女来迎接小木。她自称小米，是城市的公关主管。她已从看护专家那儿获知了小木来临的消息。“欢迎来到天堂28。”小米说。“天堂28？”“就是这座城市的名字——我国108个老龄城市之一，统称天堂，这是第28座。这儿居住的全是老人。全国老年人口总数已达10亿，所以在沙漠中建设了单独的城市让他们居住。”小米照本宣科般说。

随后，她带小木进入城区，首先来到展览馆，按照程序，先观看一部立体影片。小木看到，西部广垠的沙漠上，果然弥布着一群群的金字塔巨城。10亿老人都集中居住在这儿，人口密度达世界第一。小木心想，何时能见到父母呢？小米却不急，又带他参观市容。与小木居住的沿海城市不同，这儿宽阔的马路上长满胡杨林，经过基因改造而像银杏一样高大，森林中分布着蛇形、龟形和鹤形的商厦、酒楼与戏院。成群结队的老人出现了，笑容满面，勾肩搭背，川流不息，熙攘热烈。这仿佛是小木久远记忆中的一幕。他年幼时，东部沿海的城市还不是如今这样冷冰冰的，街上还有人，还有老人。他又看到，天堂28中，有许多模块化的机器人，装成逛街的样子，实际上是在监测老人的行为，准备随时为他们提供服务。这是高度自动化的城市，大概也是由一位人工智能看护专家照料的吧。

小米又引领小木来到一幢大楼。这是管理中心，储存着所有老人的档案。女人调出了小木父母的资料。原来，早为他准备好了。资料显示小木的父母还活着。他松了口气。他还以为他们死了，才托梦来的呢。父母住在“葡萄与刀”功能区。功能区也叫主题公园。天堂根据老人们的喜好，做了这样的划



分。有的老人喜欢军事，有的老人热爱大自然，有的老人沉湎学习外语，有的老人热衷扮演间谍，等等，都做了特殊安排。住在“葡萄与刀”功能区的，据说是些痴迷野生动物的老人。这样一来，都有符合他们嗜好的设计，愿望都能得到满足。传统的养老院跟天堂没法比。小木急切想要见到父母，却害怕见了不知道说些什么好。他毕竟已有15年没有见到他们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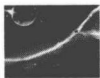
3、父母

在“葡萄与刀”功能区或主题公园，建设了连排的鼠窟似的居住屋，条件却很好，十分的现代化。在这里，小木终于见到了父母。两位老人像孩子一样安静地坐在炕头，一人怀里搂着一只灰扑扑的鸵鸟。他们埋头慢慢梳理鸵鸟的羽毛，脸上浮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情。过了好半天，一人忽然抬头，仿佛认出了小木，却没有说什么。又过一阵，另一人也看了他一眼。小木这才确认，他们果然是他的父母。

又待了好一会儿，母亲对小木说：“沙漠里有很多的鸵鸟，跟沿海不同。记得我们老家那儿只有海鸥呀。鸵鸟可是天堂的宠物。我和你爸认养了十只。分别代表你、你弟弟和你们的老婆孩子。”小木着急地想说，我还没有要孩子，我仍单身，对婚姻也不感兴趣。但他最终没有说，或许是怕刚来就惹父母不高兴吧。“你们还好吗？”他说。“很好，很好。”“缺什么吗？”“不缺，不缺。”父母侧目瞟了一眼小米，又低头看鸵鸟了。小木才意识到自己是空手来的，他没有为老人捎礼物。这一代人连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了。小木却也没有不好意思。他还惦记着来探望父母，算是不错了。小米对小木说：“瞧见了，什么也不缺，吃的、穿的、住的、用的，都由天堂安排得妥妥当当的。孝子，你就放心吧。”“孝子”这个词让小木一阵痉挛。父母见状，捂住嘴吃吃笑起来。

随后是午饭时间。老人才显得兴奋。天花板旋开一个洞，掉下一条金属传送带，运来了热气腾腾的手抓羊肉饭。但只有三份，是配给父母和小米的。父亲伸出手，大把抓来送进口中。母亲想了想，从自己那份里，分了一些给小木。“很少有孝子来到天堂，这方面设计得还不够周密。”小米像是抱歉地说，也从自己的碗中分了一些饭给小木。两位老人吃得满嘴冒油，那样子像是许久没有吃过饭了。他们又扔了一些喂鸵鸟。鸵鸟们贪婪的吃相颇似中生代的食肉类恐龙。

然后，老人要睡午觉了，双双搂抱着爬上炕。小木站在炕下看老人。他们



抹了油的头发披散在床头。他感到陌生，心里有些哀伤。好在有小米陪伴，又聊了一会儿天。鸵鸟就在边上走来走去，用好奇的眼神凝视访客。下午快5点钟，老人醒来，看见小木和小米还候在炕边，就说请他们一起出去玩。大家便离开“葡萄与刀”，来到天堂外面的大沙漠。这里停满涂迷彩的沙漠车。小米帮老人和小木买了票，然后大家跃上车，驶入沙漠。

4、沙漠游嬉

父母和小木坐在一辆车上，小米自驾一辆，在一旁跟着。他们上沙山、入沙海，纵跃腾挪。两位老人乐得咯咯直笑，不停互相击掌。鸵鸟就跟着车子飞奔，双爪刨起滚滚烟尘。不久，小木发现，小米和她的车不见了。他也没在意。“沙漠虽然荒芜，却是天堂最好的游乐场。每天不来玩一次，就浑身不舒坦。”父亲说。“别累着呀。”小木担心地说。“瞧，身子骨硬朗得很呀。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哇。”头戴风镜的父亲舞动双拳，咚咚拍打胸脯，嘴里发出练功似的“嘿、嘿”音节。“他很像隆美尔呀。”母亲用气声笑道。

纵目看去，还有成千上万的沙漠车，蚂蚱一样，漫山遍野，嘟嘟嘟的，老人嘴里模仿打仗的声音，举着仿真枪，从车厢中探出身，彼此射击。有的车撞翻了，老人栽入沙中，立即有救护机器人从地下嗖嗖钻出，及时进行处理。老人经过简单包扎，又飞身跳上赶来接应的车辆。战争继续进行。“大家都活得蛮好的，你其实没有必要来看我们。”父亲完成了一轮激烈的射击，忽然掉头对小木说。“天堂，是一片自由的土地！”母亲叫道。小木不敢说，他梦到他们浑身鲜血的样子了。这时母亲抽出一根烟点燃，吸了起来。小木才记起母亲原是一名舞蹈演员，而父亲是一位大学物理教授。他觉得老人的嘴巴就跟针一样。这跟他记忆中的不太一样。但毕竟15年过去了。

他们一直玩到夕阳西下。沙漠才宁静下来，显得更加广敞而辽远，并从天到地染上了赤红色。相邻的多座金字塔城市在阳光的透射中显形了，耸肩伸腰突入晚霞深处，好似神话中的巨灵神。暮霭中，还有许多老人在玩跳伞。从千米高的跳伞塔上，一群接一群跳下来，灵巧的身形曳滑过太阳表面，跟黑子似的，高空飘来他们呦呦的叫声。小木想，这一切果然是真的呀，但怎么觉得像是看电影呢。他发现，小米正站在跳伞塔最高处，举着望远镜默默眺望他们。

天黑了。父母邀小木共进晚餐。就在沙漠边，在胡杨林中，宰杀掉鸵鸟，肠肠肚肚弄了一地，现场烧烤。小木想，也许小米还在监视吧。不管她了。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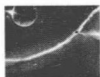


母一边吃，一边喝酒，还唱起歌，是台湾歌手罗大佑的《光阴的故事》。他们请小木也唱，他只好尴尬地加入。这首歌他并不熟悉。他们三人唱了一遍又一遍，好像在模拟失散家庭的重聚。这时，整个野外一片光明，许多球状聚光灯在头顶上方飞来飞去，一场盛大的露天集体婚礼开始举行，880对老人身穿结婚礼服，脸上挂着一模一样的笑容，迈着正步出现了。他们是来到沙漠城市后，才互相认识的，并迅速发生了恋情。在主持人的安排下，老人们嘴对嘴吹红气球。气球一个个吹破了，鲜艳的橡胶粘在满是皱褶和口水的嘴上，像刚刚用完的劣质避孕套。最后老人们的身上也缠满气球皮，混合了浓稠的唾沫，在夜色中闪闪发亮，如浸在新出的鲜血中。这很像是小木梦到的他父母的一幕。

5、幸福生活

但令小木不解的是，父母拒绝了他晚上与他们同宿的请求，似乎在最后一刻对于是否要把合家欢聚的气氛推向高潮有所保留。小米则为小木安排了下榻的宾馆。她开了一辆越野车接他回去。城里有一座宾馆，是专为省亲者修建的。夜里，小木寂寞难眠。他走到窗边，望向城市。沉重的金字塔像一只红艳艳的大灯笼。老人们轻盈如飘行在灯芯中的各路神仙，神采奕奕，唱着歌儿，成群结队地漫游。有的人在喝酒，有的人在跳舞。中心广场上还有一些老人在发表演说，高谈阔论着时政、经济和军事话题。嘹亮的歌声在大街小巷回荡，有民歌、美声，有军歌、校歌，还有青春歌曲，甚至是沿海城市里刚流行不久的，也传至此了。但主旋律最后一致回归了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汇聚成集体大合唱。这样一直闹腾到凌晨才稍安息。小木想，父母也参与其中了吧。他们真是享福啊。怪不得，不让儿子同住，怕打搅了他们的夜生活吧。但他又觉得哪儿不对。

小木对着客房墙壁唤了一声，立即有立体影像投射出来。小米显形了。她换了一套粉红色的迷你裙。没待小木提问，她便热情地向他介绍城市的来历。据小米讲，最初，是在各地设立养老院，但发现满足不了需求。为了应对老龄化的汹涌浪潮，根据新的国土规划，在西部沙漠中建设了第一座独立城市，即天堂1号，专门接待老人移民。这相当于试验区，在取得经验后，又兴建了更多的。这么做，经过了充分考虑，因为养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。当老年人数量达到一个特定值后，社会便会发生质变。这时，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世界，将逐渐分化成两极，慢慢地就无法交叉了。老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和年轻人住在一起。因为老年人的一半，是融在死亡中的，他们眼中的世界是另外一幅



景象，这样就会爆发冲突。“不过，设立老龄城市，最重要的还在于，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中，有尊老的传统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呀。”小米说，幸好有了广阔的西部沙漠，否则传统就无法延续。在老龄化时代，那些幅员有限的小国都崩溃了，世界上只剩下了几个大国。老人离开后，年轻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去干很多事情了。如果老人在，就不那么容易，就会有阻碍。小木想说，不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现在待在东部沿海的城市中，什么也不干，成天混日子，像行尸走肉。

小米没有在意小木的心情，接着说：“至少，避免了不同代际间的战争。从大家庭的融融一堂，到彼此仇杀的争斗，这种过渡，一夜间就会到来。因为人是极不可靠的动物。亲代和子代之间的关系很不稳定，是一种急剧波动中的利益关系。家庭只是物质匮乏阶段的一种苟且组合，终将瓦解。没有谁能预测明天会怎样。老龄社会是人类进化史上一种崭新而暴烈的社会形态，这还是第一次，比当初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、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，引发的震荡还要大。对于究竟将要发生什么，没有确凿可靠的研究。最好的做法就是隔离开来。这样老年人也可以受到更周全的照顾，从而幸福地安度晚年。”

小木问：“我爸妈还能活多久？”“在天堂，通过医学工程控制，包括利用微型机器人清洗身体，替换人工器官，进行基因修补，人类平均寿命可达500岁，甚至更长。”“他们果然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吗？”“哦，应有尽有。”“呃，那个呢？”“哪个啊？”“就是那方面啊。”“你说性吗？”小米哼了一声，“没见他们的身体倍儿棒吗？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，他们甚至比年轻人还要强。天堂里不玩虚拟游戏。”“真是出乎意料。”“是十全十美，你尽可以放心了。”小木想，父母操劳一生，至此才在天堂中过上了幸福生活。想到这也或许便是自己的未来，他不禁憧憬了。

小米又问：“哦，你一人来此，还有什么需求吗？”女人的声调变柔软了，竟意外地带有一种媚惑感，她裸露在迷你裙下面的两条白生的大腿像在静静燃烧，她蒙眬的眼神就跟小木熟悉的电子游戏中的女人一样。但这是在西部沙漠，他有些吓住。他也很累了，他疲倦得快睁不开眼了。“我没、没有需求，你走吧。”他生硬地说。“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啊。”她像是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，消失前的一瞬间表情又变冷酷了。



6、返璞归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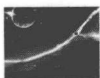
这夜，小木睡得很好。住在天堂，噩梦没有了。凌晨，他忽然惊醒，走出客房，随便逛逛。80多层的酒店，竟然空空的。除了小木，没有别的客人，每个楼道中都在播放《光阴的故事》的背景音乐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他忽然意识到，或许小米在这儿等他多年了。她是这沙漠城市中唯一的年轻人。对此他想不明白，也不愿多想，就赶紧回到客房。

小木吓了一跳，他进入了五彩斑斓的世界。才发现，客房四壁挂满油画，是老人的作品，画风粗犷，颇似史前岩洞的壁画。下面有画家的签名，正是他的父母。看样子，他们是在天堂学会画画的。老人的艺术想象十分奇特，展示出超凡入圣的天分。画面上，有把自己的肠子撕拉出来吃掉的鲸鱼，有长满几十只眼睛的怪物，有微笑着坐在沙发上死去的孩子，还有围绕尸体转来转去的鸵鸟……

在小木的印象中，父母不是这样的。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趣味。但既然到了天堂，人总会变化吧。不，也不是变化。他们好像一夜间返璞归真了，把隐藏的潜意识，重新挖掘出来，尽情释放，无拘挥洒。而来这儿之前，要在儿女面前装得一本正经。这是早先的社会形态对人性的束缚和扼杀。天堂果然是无比自由的啊。是了，以前的父母，仅仅是小木和他弟弟的基因传递体。而现在的父母才真相毕露，展现了他们的丰富性。他们曾经一直在他面前死绷着，他们一度过着多么憋屈而压抑的生活啊。他不禁嫉妒他们，并对自己的生存境况产生了怀疑。他盼望有一天也能来到天堂，跟父母一起，坐在炕上，学习他们一笔一画、细致入微地描绘那些变态的事物。

于是，小木离开宾馆。这回，他不知不觉走进了小巷。他看到了许多一动不动的人，孤零零地沉默坐着，好像是被抛弃的老人。还有巨大的垃圾山，是昨天不曾见的。有很多动物的尸体，包括鸵鸟；还有些别的，像是合成生物，也都死了，残肢断臂随处乱扔。似乎走进了天堂不能示人的后院。他既惊且惑，赶紧逃离，重上主道。他又走在光鲜华丽、人山人海的老人中间，而他们对他的闯入视若无睹。他还记得去“葡萄与刀”功能区的路，来到了父母住处。他们对儿子事先没有约定的忽然造访，有些不悦。

父母正在玩一起杀人游戏。地上扔着一具尸体，是老人的仇人，当年的同事。有两把染血的刀。父母蘸着血在吃葡萄。小木大惊失色。父亲边吃边说：“没事，在天堂可以随便杀人的。只要提出申请。”母亲说：“这里的一切，都



是为让老人高兴而设立的，是真正的童话世界，十分自由。”父亲说：“对于我们来说，其实也不需要提出申请，因为一切根据我俩的指令行事。”母亲说：“因为我们就是最高执政官噢。”什么？最高执政官？小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父母摸摸母亲的脸色，笑道：“城市是由我们两人统治的。这却不是童话。”他们又嘍嘍地吃掉了更多的带血的葡萄。

这时，小米追来了，她也不太高兴。“你是客人，没有我们的安排，不能随便出来的。”她说，“要看父母的话，得由我引领。”父母请小木赶快离开。“他们是最高执政官，不能想见就见。”小米叱责小木。真的是最高执政官？他想到他们在沙漠车里大呼小叫、举枪射击的样子。小米便带他去看了一个场地。中心广场上聚集着几万名老人，正在投票选举。原来，他们要选出城市领袖，也就是最高执政官。小米说：“在天堂，每个人都可以当领袖，都可以拥有最高权力。只要是天堂的合法居民，愿望都能得到满足。”“这怎么可能？”“是让他们觉得被满足了。领袖什么的，其实只是个名分。但老人要的不就是名分嘛。现在，天堂28里，一共有1385219名最高执政官，他们对自己的家庭行使着充分的管辖权，但我们通过电子神经装置在他们的大脑皮层上造成一种印象，好像他们管理着整个世界。由于没有年轻人的竞争，老人身体又健康，活的时间又长，就都想着要去做一些不朽的事业。人无非是这样。劳动和工作，在这儿成了人们的第一需求。”

小木想着父母刀下的那具尸体，问：“杀人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也是劳动和工作吗？”“这也是人性呀。我们会制造出一些克隆人来让他们杀掉消遣。在天堂，基因工程水平很高，克隆人是被设计得没有痛觉神经的。但有杀人需求的老人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多，也就十几万名吧。”小木闷闷不乐。他这才仿佛更加深入地认识了父母。他回到宾馆，见墙上又换了新画。是刚画出来的。不再是那些阴郁的了，而是大海、太阳、蓝天、鲜花、儿童之类。它们映照着房间，好像投射出了父母杀人之后心情的变化。

7、孤独

之后，经过小米的允许，每天小木可以与父母通话一次。他向他们提问：“觉得这样活着有意思吗？”“有意思啊，有意思啊。”“什么是意思呢？我提出的问题，你们觉得没有意思吧？”“多么自由啊，多么自由啊。”“我要走了。”小木想说的是，你们舍得吗？老人异口同声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”“真的不想让我留下来陪你们吗？”“不想，不想。”



小木越来越觉得，这里面有某种不对。但小米告诉他，在天堂，不对就是对。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个逆常规的创新。它解决了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。

说到小米，她的形象每夜都会以三维投影呈现，陪小木聊天。她像是怕小木睡不好，甚至怕他出事。年轻人初来天堂，还不能适应。这样，直到有一天，她开始用自己的真身陪他睡觉。小木以前还从没有与现实中的人类发生过关系，他只在游戏世界里与女人厮混。因此这令他疯狂。而小米比他更来劲。她不停地大声嘶叫，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喊出来，仿佛忍耐了多年。他不禁觉得，是他在陪她。看望父母的主题已经发生了变化，这才是他来到天堂的真正目的吗？整个是她设的一个圈套？

“爽吗？”他小心翼翼地咬住她娇小而瘦削的身体，觉得烫得怕人。“你不明白。”她陶醉地闭着眼，像回到江湖中的鱼儿一样嘘嘘吐气，说出的话竟像他的父母。小木想，压抑太久了吧。以前是老人感到压抑，现在换年轻人了。天堂的每个老人都拥有很大权力，都是统治者，都是执政官，都是伟大英明的领袖，这意味着，这女孩其实是生活在一座座的大山下啊。她一个人在为亿万人服务。哦，不知她跟老人睡过没有？这么一想，小木就干得更猛烈了。他也不禁怜悯她。这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情愫。他眼眶湿润了。

这时，墙上的画幅在黑暗中显形了，吐露出艳阳一样的光芒，在这老人像蚂蚁一样汇聚的城市里，格外的明亮而炽烈。但到了极处，却又放射出阴沉颓败的气息。没有想到，与小米的交合竟带来了这样的刺痛之感。但不管怎样，男人和女人之间才好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幽暗燥热之境的久闭门户。这两个世上最孤独的人，来自东部沿海的小木和住在西部沙漠的小米，在精神和肉体上飞快地走近并聚合。他与她在一起，比跟父母在一起更为坦荡。

《光阴的故事》在耳畔回响：“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……”

8、大运河的水底

此后，小木变得更胆大，他又一次离开宾馆，就像逃亡一样。沙漠深处那空无人烟、阴森凄异的宾馆虚位以待，被红红火火的老人社会包围；兼之整个夜晚，在老人的歌唱中，又筋疲力尽与孤独疯狂的女人做爱——这一切使得男人快要分裂。他越来越想去看父母现场作画。他对艺术产生了空前的兴趣。

但还没出宾馆大堂，便迎面撞上小米。她此番穿着迷彩制服，足蹬高筒马靴，雄赳赳地双手叉腰而立，阻住他的去路。他只得低头。她气冲斗牛，像个女勤务兵。他如坠梦中，不由得十分沮丧，末了只好跟她走。这回，他们去坐



沙漠车。像要重演什么。他哑然失笑。周边都是老人，而只有他们两个年轻，极不协调。他们启动时，一群群早已候着的老人也发动了，亢奋地嗷嗷叫着直追上来。

“他们以为我们也是老人吗？”他不安地问女人。“是吧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老人最狡猾也最易受骗。”两人的车子越驶越快，向沙漠边缘开去，把老人的大军甩在后面。这帮家伙开始还试图追上他们，但很快累了，也像是忘记了，或者兴趣点转移了，就玩别的去了。“他们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。若能集中五分钟，就不是这样了。”她不高兴地说。“所以，你一个人，就能管理好他们所有人，是这样吗？”他直视她的眼睛，但什么也没有看出来。“是的。噢，但是，不，不……”她有些前言不搭后语，不再说什么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驾驶上。小木不禁神志恍惚。

不久，他看到，前方浮现了亮晶晶的景观，又雾气蒸腾。原来，沙漠边上，分布着巨型水系。但不是尼罗河，而是人工复制的大运河。小米说，是按某位老人的要求而设计的。还有一些状若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时代的烟囱和厂房，粗大有力的烟柱像金属棒一样戳进天空，与眼球一样的昏浊日头迎面碰撞，似发出轰隆声。还有一些晒太阳的老人，还有一些捕鱼的老人。另外就是高大的堤坝，下方似藏有发电厂。这一带的老人好像不是那么多，却更似偶人，悠闲轻松。小木像是经历了一次穿越。“不知有汉，不论魏晋。”他念叨。像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小米瞥了他一眼。

来到河边，小米嗖地跳下车，脱掉衣服，开始裸泳。她那像是千年不朽胡杨的身材吸引了男人。他也跳下去，两人追逐着潜水相嬉，不觉来到深处，身体被旋涡吞没。这是一处人工旋涡，拽住他们垂直下降，进入水底下的厂房。果然，就是支撑整个城市运转的发电厂。这里开辟有广阔的空间，形成地下城，这才是真正的控制中枢，又好似小米本人的家园，操场般的地面上，排列着亿万只粉红色玩具，形成团体操一样的队形，都是一人多高的陶瓷凯蒂猫，但发型和眉目皆为老者模样。

小米说，这水底下方的厂房，便是天堂的镜像世界。她打开一只猫咪的天灵盖，于是露出了深深的腔子，从中冒出极寒的青白色气体。她又打开一只，再打开下一只……让小木逐一检视。原来是特制的棺材。每只里面，都装着一具干尸。小木的父母也在其中。女孩兴高采烈地逐一展示给男人看，就好像向亲爱的人披露闺房秘密。原来，所有的老人都闭上眼睛藏在这地下空间了。

“那么，这些天我见到的又是谁呢？”小木惊骇而呆滞地问。



9、节能模式

“哦，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人工智能看护专家制造出来的假人呀。”她慈爱地摸摸他的脑袋，对他坦言。小木眼前出现了父母佛陀般安坐不动手抚鸵鸟，或者高声疾呼驭车奔驰的生动模样。他想，城是真的，人却是假的。他却从那么遥远的地方，飞过来看他们。沙漠中的108座城市，这些叫作天堂的地方，原来是鬼城。他却因为一个梦，千里迢迢奔赴此间来晤亲人，还要看他们画画。他又想到，以前听人说过，亲人只有一次的缘分，无论这辈子相处多久，一定要珍惜共聚的时光，下辈子，无论爱与不爱，都不会再相见。但看来不用等到下辈子了。

“最初都是活人，但后来看护专家冻结了他们。”小米说得轻描淡写。她带领他在神色木然的猫咪阵列中穿行。猫儿们鼓着发紫的眼泡，冷冷地从四面八方盯着他们。她介绍：“在看护专家看来，生命只是一些生物电流的涌动。它并不认为他们已经死了，它觉得他们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。在你这样的尊贵客人来访时，还可以临时启动机器，释放出用纳米技术制造的模拟人，重新铺陈出城市的繁荣昌盛。”“演戏？”“不，只是转入节能模式。”

小米说，老龄化城市的试验其实失败了。由于老人数量实在太多，且他们贪得无厌，一度，这上百座沙漠城市成了国内最厉害的耗能大户，这样下去它们甚至会用光整个星球的资源。连人工智能看护专家也看不下去了。为了东部沿海城市的年轻人能够存续，就必须转入节能模式。按照效益优先原则，看护专家做出了冻结的决定。“在宇宙中，生命之争就是能量之争。”她说。“10亿人，都被冻结了，难道国家不知道吗？”他问。“这儿不就是早已自成为一个国家了吗？”“那个我们平时所说的国家呢？”“你觉得它还存在吗？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没什么意思。”“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”“噢，我们已经在一起睡了觉嘛……”听了这话，小木下意识攥紧拳头。他才觉得这个女人陌生而危险。

小米说：“实际上，在你内心深处，你父母早不存在了，所以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“不是这样的，我梦见他们了……”“是的，是的，这却是你的殊异之处。但在你这一代，人类已不会做梦了。”小木于是怀疑起了自己。他的申请那么容易就通过了。而看护专家应该了解所有的实情，它应该阻止他来。是啊，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前往天堂？“我是活着的吗？”他犹疑着小声问小米。“这很重要吗？”她的语气，像是责怪他都到了鬼魂云集的天堂，还如此天真。“不重要吗？”“哦，什么叫活着，什么叫死亡，天堂有天堂的概念。那仅仅是